第二回　王孝廉村學識同科　周蒙師暮年登上第

話說山東兗州府汶上縣有個鄉村，叫做薛家集。這集上有百十來人家，都是務農為業。村口一個觀音庵，殿宇三間之外，另還有十幾間空房子，後門臨著水次。這庵是十方的香火，只得一個和尚住。集上人家，凡有公事，就在這庵裏來同議。

那時成化末年，正是天下繁富的時候。新年正月初八日，集上人約齊了，都到庵裏來議鬧龍燈之事。到了早飯時候，為頭的申祥甫帶了七八個人走了進來，在殿上拜了佛。和尚走來與諸位見節，都還過了禮。申祥甫發作和尚道：「和尚，你新年新歲，也該把菩薩面前香燭點勤些！阿彌陀佛！受了十方的錢鈔，也要消受。」又叫：「諸位都來看看：這琉璃燈內，只得半琉璃油！」指著內中一個穿齊整些的老翁，說道：「不論別人，只這一位荀老爹，三十晚裏還送了五十斤油與你。白白給你炒菜喫，全不敬佛！」和尚陪著小心，等他發作過了，拿一把鉛壺，撮了一把苦丁茶葉，倒滿了水，在火上燎的滾熱，送與眾位喫。

荀老爹先開口道：「今年龍燈上廟，我們戶下各家，須出多少銀子？」申祥甫道：「且住，等我親家來一同商議。」正說著，外邊走進一個人來，兩隻紅眼邊，一副鍋鐵臉，幾根黃鬍子，歪戴著瓦楞帽，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簍一般；手裏拿著一根趕驢的鞭子，走進門來，和眾人拱一拱手，一屁股就坐在上席。這人姓夏，乃薛家集上舊年新參的總甲。夏總甲坐在上席，先吩咐和尚道：「和尚，把我的驢牽在後園槽上，卸了鞍子，將些草餵得飽飽的。我議完了事，還要到縣門口黃老爹家喫年酒去哩。」吩咐過了和尚，把腿蹺起一隻來，自己拿拳頭在腰上只管捶。捶著，說道：「俺如今到不如你們務農的快活了。想這新年大節，老爺衙門裏，三班六房，那一位不送帖子來。我怎好不去賀節。每日騎著這個驢，上縣下鄉，跑得昏頭暈腦。打緊又被這瞎眼的亡人在路上打個前失，把我跌了下來，跌的腰胯生疼。」申祥甫道：「新年初三，我備了個豆腐飯邀請親家，想是有事不得來了？」夏總甲道：「你還說哩。從新年這七八日，何曾得一個閒？恨不得長出兩張嘴來，還喫不退。就像今日請我的黃老爹，他就是老爺面前站得起來的班頭。他抬舉我，我若不到，不惹他怪？」申祥甫道：「西班黃老爹，我聽見說，他從年裏頭就是老爺差出去了。他家又無兄弟、兒子，卻是誰做主人？」夏總甲道：「你又不知道了。今日的酒，是快班李老爹請。李老爹家房子褊窄，所以把席擺在黃老爹家大廳上。」

說了半日，纔講到龍燈上。夏總甲道：「這樣事，俺如今也有些不耐煩管了。從前年年是我做頭，眾人寫了功德，賴著不拿出來，不知累俺賠了多少。況今年老爺衙門裏，頭班、二班、西班、快班，家家都興龍燈，我料想看個不了，那得功夫來看鄉裏這條把燈。但你們說了一場，我也少不得搭個分子，任憑你們那一位做頭。像這荀老爹，田地廣，糧食又多，叫他多出些；你們各家照分子派，這事就舞起來了。」眾人不敢違拗，當下捺著姓荀的出了一半，其餘眾戶也派了，共二三兩銀子，寫在紙上。和尚捧出茶盤、雲片糕、紅棗，和些瓜子、豆腐乾、栗子、雜色糖，擺了兩桌，尊夏老爹坐在首席，斟上茶來。

申祥甫又說：「孩子大了，今年要請一個先生。就是這觀音庵裏做個學堂。」眾人道：「俺們也有好幾家孩子要上學。只這申老爹的令郎，就是夏老爹的令婿；夏老爹時刻有縣主老爺的牌票，也要人認得字。只是這個先生，須是要城裏去請纔好。」夏總甲道：「先生倒有一個。你道是誰？就是咱衙門裏戶總科提控顧老相公家請的一位先生，姓周，官名叫做周進，年紀六十多歲。前任老爺取過他個頭名，卻還不曾中過學。顧老相公請他在家裏三個年頭，他家顧小舍人去年就中了學，和咱鎮上梅三相一齊中的。那日從學裏師爺家迎了回來，小舍人頭上戴著方巾，身上披著大紅紬，騎著老爺棚子裏的馬，大吹大打，來到家門口。俺合衙門的人都攔著街遞酒。落後請將周先生來，顧老相公親自奉他三杯，尊在首席。點了一本戲，是梁灝八十歲中狀元的故事。顧老相公為這戲，心裏還不大喜歡，落後戲文內唱到梁灝的學生卻是十七八歲就中了狀元，顧老相公知道是替他兒子發兆，方纔喜了。你們若要先生，俺替你把周先生請來。」眾人都說是好。喫完了茶，和尚又下了一筋牛肉麵喫了，各自散訖。

次日，夏總甲果然替周先生說了，每年館金十二兩銀子，每日二分銀子在和尚家代飯，約定燈節後下鄉，正月二十開館。到了十六日，眾人將分子送到申祥甫家備酒飯，請了集上新進學的梅三相做陪客。那梅玖戴著新方巾，老早到了。直到巳牌時候，周先生纔來。聽得門外狗叫，申祥甫走出去迎了進來。眾人看周進時，頭戴一頂舊氈帽，身穿元色紬舊直裰，那右邊袖子同後邊坐處都破了，腳下一雙舊大紅紬鞋，黑瘦面皮，花白鬍子。申祥甫拱進堂屋。梅玖方纔慢慢的立起來和他相見。周進就問：「此位相公是誰？」眾人道：「這是我們集上在庠的梅相公。」周進聽了，謙讓不肯僭梅玖作揖。梅玖道：「今日之事不同。」周進再三不肯。眾人道：「論年紀也是周先生長，先生請老實些罷。」梅玖回顧頭來向眾人道：「你眾位是不知道我們學校規矩，老友是從來不同小友序齒的。只是今日不同，還是周長兄請上。」原來明朝士大夫稱儒學生員叫做「朋友」，稱童生是「小友」。比如童生進了學，不怕十幾歲，也稱為「老友」；若是不進學，就到八十歲，也還稱「小友」。就如女兒嫁人的：嫁時稱為「新娘」，後來稱呼「奶奶」、「太太」，就不叫「新娘」了；若是嫁與人家做妾，就到頭髮白了，還要喚做「新娘」。

閑話休題。周進因他說這樣話，到不同他讓了，竟僭著他作了揖。眾人都作過揖坐下。只有周、梅二位的茶杯裏有兩枚生紅棗，其餘都是清茶。喫過了茶，擺兩張桌子杯筯，尊周先生首席，梅相公二席，眾人序齒坐下，斟上酒來。周進接酒在手，向眾人謝了擾，一飲而盡。隨即每桌擺上八九個碗，乃是豬頭肉、公雞、鯉魚、肚、肺、肝、腸之類。叫一聲：「請！」一齊舉筯，卻如風捲殘雲一般，早去了一半。看那周先生時，一筯也不曾下。申祥甫道：「今日先生為甚麼不用肴饌？卻不是上門怪人？」揀好的遞了過來。周進攔住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學生是長齋。」眾人道：「這個倒失於打點。卻不知先生因甚喫齋。」周進道：「只因當年先母病中，在觀音菩薩位下許的，如今也喫過十幾年了。」

梅玖道：「我因先生喫齋，倒想起一個笑話，是前日在城裏我那案伯顧老相公家聽見他說的。有個做先生的一字至七字詩，……」眾人都停了筯聽他念詩。他便念道：「獃，秀才，喫長齋，鬍鬚滿腮，經書不揭開，紙筆自己安排，明年不請我自來。」念罷，說道：「像我這周長兄如此大才，獃是不獃的了。」又掩著口道：「秀才，指日就是；那『喫長齋，鬍鬚滿腮』，竟被他說一個著！」說罷，哈哈大笑，眾人一齊笑起來。周進不好意思。申祥甫連忙斟一杯酒道：「梅三相該敬一杯。顧老相公家西席就是周先生了。」梅玖道：「我不知道，該罰該罰！但這個話不是為周長兄，他說明了是個秀才。但這喫齋也是好事。先年俺有一個母舅，一口長齋，後來進了學，老師送了丁祭的胙肉來，外祖母道：『丁祭肉若是不喫，聖人就要計較了：大則降災，小則害病。』只得就開了齋。俺這周長兄，只到今年秋祭，少不得有胙肉送來，不怕你不開哩。」眾人說他發

的利市好，同斟一杯，送與周先生預賀，把周先生臉上羞的紅一塊，白一塊，只得承謝眾人，將酒接在手裏。廚下捧出湯點來，一大盤實心饅頭，一盤油煎扛子火燒。眾人道：「這點心是素的，先生用幾個。」周進怕湯不潔淨，討了茶來喫點心。

內中一人問申祥甫道：「你親家今日在那裏？何不來陪先生坐坐？」申祥甫道：「他到快班李老爹家喫酒去了。」又一個人道：「李老爹這幾年在新任老爺手裏著實跑起來了，怕不一年要尋千把銀子。只是他老人家好賭，不如西班黃老爹，當初也在這些事裏頑耍，這幾年成了正果，家裏房子蓋的像天宮一般，好不熱鬧。」荀老爹向申祥甫道：「你親家自從當了門戶，時運也算走順風。再過兩年，只怕也要弄到黃老爹的意思哩。」申祥甫道：「他也要算停當的了。若想到黃老爹的地步，只怕還有做幾年的夢。」

梅相公正喫著火燒，接口道：「做夢倒也有些準哩。」因問周進道：「長兄這些年考校，可曾得個甚麼夢兆？」周進道：「倒也沒有。」梅玖道：「就是徼幸的這一年，正月初一日，我夢見在一個極高的山上，天上的日頭，不差不錯，端端正正掉了下來，壓在我頭上，驚出一身的汗；醒了摸一摸頭，就像還有些熱。彼時不知甚麼原故，如今想來，好不有準！」於是點心喫完，又斟了一巡酒。直到上燈時候，梅相公同眾人別了回去。申祥甫拿出一副藍布被褥，送周先生到觀音庵歇宿；向和尚說定，館地就在後門裏這兩間屋內。直到開館那日，申祥甫同著眾人領了學生來，七長八短幾個孩子，拜見先生。眾人各自散了。周進上位教書。晚間學生家去，把各家贄見拆開來看：只有荀家是一錢銀子，另有八分銀子代茶；其餘也有三分的，也有四分的，也有十來個錢的，合攏了不彀一個月飯食。周進一總包了，交與和尚收著再算。那些孩子就像蠢牛一般，一時照顧不到，就溜到外邊去打瓦踢毬，每日淘氣不了。周進只得捺定性子，坐著教導。

不覺兩個多月，天氣漸暖。周進喫過午飯，開了後門出來，河沿上望望。雖是鄉村地方，河邊卻也有幾樹桃花、柳樹，紅紅綠綠，間雜好看。看了一回，只見濛濛的細雨下將起來。周進見下雨，轉入門內，望著雨下在河裏，烟籠遠樹，景致更妙。這雨越下越大。卻見上流頭一隻船冒雨而來。那船本不甚大，又是蘆蓆篷，所以怕雨。將近河岸，看時，中艙坐著一個人，船尾坐著兩個從人，船頭上放著一擔食盒。將到岸邊，那人連呼船家泊船，帶領從人，走上岸來。周進看那人時，頭戴方巾，身穿寶藍緞直裰，腳下粉底皂靴，三綹髭鬚，約有三十多歲光景。走到門口，與周進舉一舉手，一直進來，自己口裏說道：「原來是個學堂。」周進跟了進來作揖。那人還了個半禮道：「你想就是先生了？」周進道：「正是。」那人問從者道：「和尚怎的不見？」說著，和尚忙走了出來道：「原來是王大爺。請坐。僧人去烹茶來。」向著周進道：「這王大爺就是前科新中的。先生陪了坐著，我去拿茶。」那王舉人也不謙讓，從人擺了一條凳子，就在上首坐了。周進下面相陪。

王舉人道：「你這位先生貴姓？」周進知他是個舉人，便自稱道：「晚生姓周。」王舉人道：「去年在誰家作館？」周進道：「在縣門口顧老相公家。」王舉人道：「足下莫不是就在我白老師手裏曾考過一個案首的？說這幾年在顧二哥家做館，不差不差。」周進道：「俺這顧東家，老先生也是相與的？」王舉人道：「顧二哥是俺戶下冊書，又是拜盟的好弟兄。」須臾，和尚獻上茶來喫了。周進道：「老先生的硃卷是晚生熟讀過的。後面兩大股文章，尤其精妙。」王舉人道：「那兩股文章不是俺作的。」周進道：「老先生又過謙了。卻是誰作的呢？」王舉人道：「雖不是我作的，卻也不是人作的。那時頭場，初九日，天色將晚，第一篇文章還不曾做完，自己心裏疑惑，說：『我平日筆下最快，今日如何遲了？』正想不出來，不覺磕睡上來，伏著號板打一個盹。只見五個青臉的人跳進號來，中間一人，手裏拿著一枝大筆，把俺頭上點了一點，就跳出去了。隨即一個戴紗帽、紅袍金帶的人，揭簾子進來，把俺拍了一下，說道：『王公請起。』那時弟嚇了一跳，通身冷汗，醒轉來，拿筆在手，不知不覺寫了出來。可見貢院裏鬼神是有的。弟也曾把這話回稟過大主考座師，座師就道弟該有鼎元之分。」正說得熱鬧，一個小學生送倣來批，周進叫他閣著。王舉人道：「不妨，你只管去批倣，俺還有別的事。」周進只得上位批倣。

王舉人吩咐家人道：「天已黑了，雨又不住，你們把船上的食盒挑了上來，叫和尚拿升米做飯。船家叫他伺候著，明日早走。」向周進道：「我方纔上墳回來，不想遇著雨，耽閣一夜。」說著，就猛然回頭，一眼看見那小學生的倣紙上的名字是荀玫，不覺就喫了一驚。一會兒咂嘴弄唇的，臉上做出許多怪物像。周進又不好問他，批完了倣，依舊陪他坐著。他就問道：「方纔這小學生幾歲了？」周進道：「他纔七歲。」王舉人道：「是今年纔開蒙？這名字是你替他起的？」周進道：「這名字不是晚生起的。開蒙的時候，他父親央及集上新進梅朋友替他起名。梅朋友說自己的名字叫做『玖』，也替他起個『王』旁的名字發發兆，將來好同他一樣的意思。」王舉人笑道：「說起來，竟是一場笑話。弟今年正月初一日夢見看會試榜，弟中在上面是不消說了，那第三名也是汶上人，叫做荀玫。弟正疑惑我縣裏沒有這一個姓荀的孝廉，誰知竟同著這個小學生的名字。難道和他同榜不成！」說罷，就哈哈大笑起來，道：「可見夢作不得準！況且功名大事，總以文章為主，那裏有甚麼鬼神！」周進道：「老先生，夢也竟有準的。前日晚生初來，會著集上梅朋友，他說也是正月初一日，夢見一個大紅日頭落在他頭上，他這年就飛黃騰達的。」王舉人道：「這話更作不得準了。比如他進過學，就有日頭落在他頭上；像我這發過的，不該連天都掉下來，是俺頂著的了？」

彼此說著閑話，掌上燈燭，管家捧上酒飯，雞、魚、鴨、肉，堆滿春臺。王舉人也不讓周進，自己坐著喫了，收下碗去。落後和尚送出周進的飯來，一碟老菜葉，一壺熱水。周進也喫了。叫了安置，各自歇宿。次早，天色已晴，王舉人起來洗了臉，穿好衣服，拱一拱手，上船去了。撒了一地的雞骨頭、鴨翅膀、魚刺、瓜子殼，周進昏頭昏腦，掃了一早晨。

自這一番之後，一薛家集的人都曉得荀家孩子是縣裏王舉人的進士同年，傳為笑話。這些同學的孩子趕著他就不叫荀玫了，都叫他「荀進士」。各家父兄聽見這話，都各不平，偏要在荀老翁跟前恭喜，說他是個封翁太老爺，把個荀老爹氣得有口難分。申祥甫背地裏又向眾人道：「那裏是王舉人親口說這番話。這就是周先生看見我這一集上只有荀家有幾個錢，捏造出這話來奉承他，圖他個逢時遇節，他家多送兩個盒子。俺前日聽見說，荀家炒了些麵筋、豆腐干送在庵裏，又送了幾回饅頭、火燒。就是這些原故了！」眾人都不喜歡，以此周進安身不牢；因是礙著夏總甲的面皮，不好辭他，將就混了一年。後來夏總甲也嫌他獃頭獃腦，不知道常來承謝，由著眾人把周進辭了來家。那年卻失了館，在家日食艱難。

一日，他姊丈金有餘來看他，勸道：「老舅，莫怪我說你。這讀書求功名的事，料想也是難了。人生世上，難得的是這碗現成飯，只管『稂不稂莠不莠』的到幾時？我如今同了幾個大本錢的人到省城去買貨，差一個記帳的人，你不如同我們去走走。你又孤身一人，在客夥內，還是少了你喫的，穿的？」周進聽了這話，自己想：「『癩子掉在井裏，撈起也是坐。』有甚虧負我？」隨即應允了。

金有餘擇個吉日，同一夥客人起身，來到省城雜貨行裏住下。周進無事閑著，街上走走，看見紛紛的工匠都說是修理貢院。周進跟到貢院門口，想挨進去看，被看門的大鞭子打了出來。晚間向姊夫說，要去看看。金有餘只得用了幾個小錢，一夥客人都也同了去看；又央及行主人領著。行主人走進頭門，用了錢的並無攔阻。到了龍門下，行主人指道：「周客人，這是相公們進的門了。」進去兩邊號房門，行主人指道：「這是天字號了，你自進去看看。」周進一進了號，見兩塊號板擺的齊齊整

整，不覺眼睛裏一陣酸酸的，長歎一聲，一頭撞在號板上，直殭殭不醒人事。只因這一死，有分教：累年蹭蹬，忽然際會風雲；終歲淒涼，竟得高懸月旦。

未知周進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　周學道校士拔真才　胡屠戶行兇鬧捷報

話說周進在省城要看貢院，金有餘見他真切，只得用幾個小錢同他去看。不想纔到天字號，就撞死在地下。眾人多慌了，只道一時中了惡。行主人道：「想是這貢院裏久沒有人到，陰氣重了，故此周客人中了惡。」金有餘道：「賢東，我扶著他，你且去到做工的那裏借口開水來灌他一灌。」行主人應諾，取了水來，三四個客人一齊扶著，灌了下去，喉嚨裏咯咯的響了一聲，吐出一口稠涎來。眾人道：「好了。」扶著立了起來。周進看著號板，又是一頭撞將去。這回不死了，放聲大哭起來。眾人勸著不住。金有餘道：「你看，這不是瘋了麼？好好到貢院來耍，你家又不死了人，為甚麼號淘哭？」周進也不聽見，只管伏著號板哭個不住；一號哭過，又哭到二號，三號；滿地打滾，哭了又哭，哭的眾人心裏都悽慘起來。金有餘見不是事，同行主人，一左一右，架著他的膀子。他那裏肯起來，哭了一陣，又是一陣，直哭到口裏吐出鮮血來。眾人七手八腳將他扛抬了出來，貢院前一個茶棚子裏坐下，勸他喫了一碗茶，猶自索鼻涕，彈眼淚，傷心不止。

內中一個客人道：「周客人有甚心事？為甚到了這裏，這等大哭起來？卻是哭得利害。」金有餘道：「列位老客有所不知。我這舍舅，本來原不是生意人。因他苦讀了幾十年的書，秀才也不曾做得一個，今日看見貢院，就不覺傷心起來。」自因這一句話道著周進的真心事，於是不顧眾人，又放聲大哭起來。又一個客人道：「論這事，只該怪我們金老客。周相公既是斯文人，為甚麼帶他出來做這樣的事？」金有餘道：「也只為赤貧之士，又無館做，沒奈何上了這一條路。」又一個客人道：「看令舅這個光景，畢竟胸中才學是好的；因沒有人識得他，所以受屈到此田地。」金有餘道：「他才學是有的，怎奈時運不濟！」那客人道：「監生也可以進場。周相公既有才學，何不捐他一個監進場？中了，也不枉了今日這一番心事。」金有餘道：「我也是這般想。只是那裏有這一注銀子？」此時周進哭的住了。那客人道：「這也不難。現放著我這幾個弟兄在此，每人拿出幾十兩銀子借與周相公納監進場。若中了做官，那在我們這幾兩銀子。就是周相公不還，我們走江湖的人，那裏不破掉了幾兩銀子！何況這是好事。你眾位意下如何？」眾人一齊道：「『君子成人之美。』又道：『見義不為，是為無勇。』俺們有甚麼不肯？只不知周相公可肯俯就？」周進道：「若得如此，便是重生父母，我周進變驢變馬，也要報效！」爬到地下，就磕了幾個頭。眾人還下禮去。金有餘也稱謝了眾人。又喫了幾碗茶，周進再不哭了，同眾人說說笑笑，回到行裏。

次日，四位客人果然備了二百兩銀子，交與金有餘。一切多的使費，都是金有餘包辦。周進又謝了眾人和金有餘。行主人替周進備一席酒，請了眾位。金有餘將著銀子，上了藩庫，討出庫收來。正直宗師來省錄遺，周進就錄了個貢監首卷。到了八月初八日進頭場，見了自己哭的所在，不覺喜出望外。自古道：「人逢喜事精神爽」，那七篇文字，做的花團錦簇一般。出了場，仍舊住在行裏。金有餘同那幾個客人還不曾買完了貨。直到放榜那日，巍然中了。眾人各各歡喜，一齊回到汶上縣。拜縣父母、學師、典史。那晚生帖子上門來賀，汶上縣的人，不是親的也來認親，不相與的也來認相與。忙了個把月。申祥甫聽見這事，在薛家集斂了分子，買了四隻雞，五十個蛋和些炒米、歡團之類，親自上縣來賀喜。周進留他喫了酒飯去。荀老爹賀禮是不消說了。

看看上京會試，盤費、衣服，都是金有餘替他設處。到京會試，又中了進士，殿在三甲，授了部屬。荏苒三年，陞了御史，欽點廣東學道。

這周學道雖也請了幾個看文章的相公，卻自心裏想道：「我在這裏面喫苦久了，如今自己當權，須要把卷子都要細細看過，不可聽著幕客，屈了真才。」主意定了，到廣州上了任。次日，行香掛牌。先考了兩場生員。第三場是南海、番禺兩縣童生。周學道坐在堂上，見那些童生紛紛進來：也有小的，也有老的，儀表端正的，獐頭鼠目的，衣冠齊楚的，藍縷破爛的。落後點進一個童生來，面黃肌瘦，花白鬍鬚，頭上戴一頂破氈帽。廣東雖是地氣溫暖，這時已是十二月上旬，那童生還穿著蔴布直裰，凍得乞乞縮縮，接了卷子，下去歸號。周學道看在心裏，封門進去。出來放頭牌的時節，坐在上面，只見那穿蔴布的童生上來交卷，那衣服因是朽爛了，在號裏又扯破了幾塊。周學道看看自己身上，緋袍金帶，何等輝煌。因翻一翻點名冊，問那童生道：「你就是范進？」范進跪下道：「童生就是。」學道道：「你今年多少年紀了？」范進道：「童生冊上寫的是三十歲，童生實年五十四歲。」學道道：「你考過多少回數了？」范進道：「童生二十歲應考，到今考過二十餘次。」學道道：「如何總不進學？」范進道：「總因童生文字荒謬，所以各位大老爺不曾賞取。」周學道道：「這也未必盡然。你且出去，卷子待本道細細看。」范進磕頭下去了。

那時天色尚早，並無童生交卷。周學道將范進卷子用心用意看了一遍，心裏不喜道：「這樣的文字，都說的是些甚麼話！怪不得不進學！」丟過一邊不看了。又坐了一會，還不見一個人來交卷，心裏又想道：「何不把范進的卷子再看一遍？倘有一線之明，也可憐他苦志。」從頭至尾，又看了一遍，覺得有些意思。正要再看看，卻有一個童生來交卷。

那童生跪下道：「求大老爺面試。」學道和顏道：「你的文字已在這裏了，又面試些甚麼？」那童生道：「童生詩詞歌賦都會，求大老爺出題面試。」學道變了臉道：「當今天子重文章，足下何須講漢唐！像你做童生的人，只該用心做文章，那些雜覽，學他做甚麼！況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，難道是來此同你談雜學的麼？看你這樣務名而不務實，那正務自然荒廢，都是些粗心浮氣的說話，看不得了。左右的！趕了出去！」一聲吩咐過了，兩傍走過幾個如狼似虎的公人，把那童生叉著膊子，一路跟頭，叉到大門外。

周學道雖然趕他出去，卻也把卷子取來看看。那童生叫做魏好古，文字也還清通。學道道：「把他低低的進了學罷。」因取過筆來，在卷子尾上點了一點，做個記認。又取過范進卷子來看。看罷，不覺歎息道：「這樣文字，連我看一兩遍也不能解，直到三遍之後，纔曉得是天地間之至文！真乃一字一珠！可見世上糊塗試官，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！」忙取筆細細圈點，卷面上加了三圈，即填了第一名。又把魏好古的卷子取過來，填了第二十名。將各卷彙齊，帶了進去。發出案來，范進是第一。謁見那日，著實贊揚了一回。點到二十名，魏好古上去，又勉勵了幾句「用心舉業，休學雜覽」的話。鼓吹送了出去。

次日起馬，范進獨自送在三十里之外，轎前打恭。周學道又叫到跟前，說道：「龍頭屬老成。本道看你的文字，火候到了，即在此科，一定發達。我復命之後，在京專候。」范進又磕頭謝了，起來立著。學道轎子，一擁而去。范進立著，直望見門鎗影子抹過前山，看不見了，方纔回到下處，謝了房主人。他家離城還有四十五里路，連夜回來，拜見母親。家裏住著一間草屋，一廈披子，門外是個茅草棚。正屋是母親住著，妻子住在披房裏。他妻子乃是集上胡屠戶的女兒。

范進進學回家，母親、妻子，俱各歡喜。正待燒鍋做飯，只見他丈人胡屠戶，手裏拿著一副大腸和一瓶酒，走了進來。范進向他作揖，坐下。胡屠戶道：「我自倒運，把個女兒嫁與你這現世寶，窮鬼，歷年以來，不知累了我多少。如今不知因我積了甚麼德，帶挈你中了個相公，我所以帶個酒來賀你。」范進唯唯連聲，叫渾家把腸子煮了，燙起酒來，在茅草棚下坐著。母親自和媳婦在廚下造飯。胡屠戶又吩咐女婿道：「你如今既中了相公，凡事要立起個體統來。比如我這行事裏都是些正經有臉面的人，又是你的長親，你怎敢在我們跟前粧大？若是家門口這些做田的，扒糞的，不過是平頭百姓，你若同他拱手作揖，平起平坐，這就是壞了學校規矩，連我臉上都無光了。你是個爛忠厚沒用的人，所以這些話我不得不教導你，免得惹人笑話。」范進道：「岳父見教的是。」胡屠戶又道：「親家母也來這裏坐著喫飯。老人家每日小菜飯，想也難過。我女孩兒也喫些，自從進了你家門，這十幾年，不知豬油可曾喫過兩三回哩？可憐！可憐！」說罷，婆媳兩個，都來坐著喫了飯。喫到日西時分，胡屠戶喫的醺醺的。這裏母子兩個，千恩萬謝。屠戶橫披了衣服，腆著肚子去了。

次日，范進少不得拜拜鄉鄰。魏好古又約了一班同案的朋友，彼此來往。因是鄉試年，做了幾個文會。不覺到了六月盡間，這些同案的人約范進去鄉試。范進因沒有盤費，走去同丈人商議，被胡屠戶一口啐在臉上，罵了一個狗血噴頭道：「不要失了你的時了！你自己只覺得中了一個相公，就『癩蝦蟆想喫起天鵝肉』來！我聽見人說，就是中相公時，也不是你的文章，還是宗師看見你老，不過意，捨與你的。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爺來！這些中老爺的都是天上的『文曲星』！你不看見城裏張府上那些老爺，都有萬貫家私，一個個方面大耳。像你這尖嘴猴腮，也該撒泡尿自己照照！不三不四，就想天鵝屁喫！趁早收了這心，明年在我們行事裏替你尋一個館，每年尋幾兩銀子，養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經！你問我借盤纏，我一天殺一個豬還賺不得錢把銀子，都把與你去丟在水裏，叫我一家老小嗆西北風！」一頓夾七夾八，罵的范進摸門不著。辭了丈人回來，自心裏想：「宗師說我火候已到，自古無場外的舉人，如不進去考他一考，如何甘心？」因向幾個同案商議，瞞著丈人，到城裏鄉試。出了場，即便回家。家裏已是餓了兩三天。被胡屠戶知道，又罵了一頓。

到出榜那日，家裏沒有早飯米，母親吩咐范進道：「我有一隻生蛋的母雞，你快拿集上去賣了，買幾升米來煮餐粥喫。我已是餓的兩眼都看不見了。」范進慌忙抱了雞，走出門去。纔去不到兩個時候，只聽得一片聲的鑼響，三匹馬闖將來。那三個人下了馬，把馬拴在茅草棚上，一片聲叫道：「快請范老爺出來，恭喜高中了。」母親不知是甚事，嚇得躲在屋裏；聽見中了，方敢伸出頭來說道：「諸位請坐，小兒方纔出去了。」那些報錄人道：「原來是老太太。」大家簇擁著要喜錢。正在炒鬧，又是幾匹馬，二報、三報到了，擠了一屋的人，茅草棚地下都坐滿了。鄰居都來了，擠著看，老太太沒奈何，只得央及一個鄰居去尋他兒子。

那鄰居飛奔到集上，一地裏尋不見：直尋到集東頭，見范進抱著雞，手裏插個草標，一步一踱的，東張西望，在那裏尋人買。鄰居道：「范相公，快些回去。你恭喜中了舉人，報喜人擠了一屋裏。」范進道是哄他，只裝不聽見，低著頭，往前走。鄰居見他不理，走上來，就要奪他手裏的雞。范進道：「你奪我的雞怎的？你又不買。」鄰居道：「你中了舉了，叫你家去打發報子哩。」范進道：「高鄰，你曉得我今日沒有米，要賣這雞去救命，為甚麼拿這話來混我？我又不同你頑，你自回去罷，莫誤了我賣雞。」鄰居見他不信，劈手把雞奪了，摜在地下，一把拉了回來。報錄人見了道：「好了，新貴人回來了。」正要擁著他說話。范進三兩步走進屋裏來，見中間報帖已經升掛起來，上寫道：「捷報貴府老爺范諱進高中廣東鄉試第七名亞元。京報連登黃甲。」

范進不看便罷，看了一遍，又念一遍，自己把兩手拍了一下，笑了一聲道：「噫！好了！我中了！」說著，往後一交跌倒，牙關咬緊，不醒人事。老太太慌了，慌將幾口開水灌了過來。他爬將起來，又拍著手大笑道：「噫！好！我中了！」笑著，不由分說，就往門外飛跑，把報錄人和鄰居都嚇了一跳。走出大門不多路，一腳踹在塘裏，掙起來，頭髮都跌散了，兩手黃泥，淋淋漓漓一身的水，眾人拉他不住，拍著笑著，一直走到集上去了。眾人大眼望小眼，一齊道：「原來新貴人歡喜瘋了。」老太太哭道：「怎生這樣苦命的事！中了一個甚麼舉人，就得了這個拙病！這一瘋了，幾時纔得好？」娘子胡氏道：「早上好好出去，怎的就得了這樣的病！卻是如何是好？」眾鄰居勸道：「老太太不要心慌。我們而今且派兩個人跟定了范老爺。這裏眾人家裏拿些雞、蛋、酒、米，且管待了報子上的老爹們，再為商酌。」

當下眾鄰居有拿雞蛋來的，有拿白酒來的，也有背了斗米來的，也有捉兩隻雞來的。娘子哭哭啼啼，在廚下收拾齊了，拿在草棚下。鄰居又搬些桌凳，請報錄的坐著喫酒，商議：「他這瘋了，如何是好？」報錄的內中有一個人道：「在下倒有一個主意，不知可以行得行不得？」眾人問：「如何主意？」那人道：「范老爺平日可有最怕的人？他只因歡喜狠了，痰湧上來，迷了心竅。如今只消他怕的這個人來打他一個嘴巴，說：『這報錄的話都是哄你，你並不曾中。』他喫這一嚇，把痰吐了出來，就明白了。」眾鄰都拍手道：「這個主意好得緊，妙得緊！范老爺怕的，莫過於肉案子上的胡老爹。好了！快尋胡老爹來。他想是還不知道，在集上賣肉哩。」又一個人道：「在集上賣肉，他倒好知道了；他從五更鼓就往東頭集上迎豬，還不曾回來。快些迎著去尋他。」

一個人飛奔去迎，走到半路，遇著胡屠戶來，後面跟著一個燒湯的二漢，提著七八斤肉，四五千錢，正來賀喜。進門見了老太太，老太太大哭著告訴了一番。胡屠戶詫異道：「難道這等沒福！」外邊人一片聲請胡老爹說話。胡屠戶把肉和錢交與女兒，走了出來。眾人如此這般，同他商議。胡屠戶作難道：「雖然是我女婿，如今卻做了老爺，就是天上的星宿。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！我聽得齋公們說：打了天上的星宿，閻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鐵棍，發在十八層地獄，永不得翻身。我卻是不敢做這樣的事！」鄰居內一個尖酸人說道：「罷麼！胡老爹！你每日殺豬的營生，白刀子進去，紅刀子出來，閻王也不知叫判官在簿子上記了你幾千條鐵棍。就是添上這一百棍，也打甚麼要緊？只恐把鐵棍子打完了，也算不到這筆帳上來。或者你救好了女婿的病，閻王敘功，從地獄裏把你提上第十七層來，也不可知。」報錄的人道：「不要只管講笑話。胡老爹，這個事須是這般。你沒奈何，權變一權變。」

屠戶被眾人局不過，只得連斟兩碗酒喝了，壯一壯膽，把方纔這些小心收起，將平日的兇惡樣子拿出來，捲一捲那油晃晃的衣袖，走上集去。眾鄰居五六個都跟著走。老太太趕出來叫道：「親家，你這可嚇他一嚇，卻不要把他打傷了！」眾鄰居道：「這自然，何消吩咐！」說著，一直去了。來到集上，見范進正在一個廟門口站著，散著頭髮，滿臉污泥，鞋都跑掉了一隻，兀自拍著掌，口裏叫道：「中了！中了！」胡屠戶兇神般走到跟前，說道：「該死的畜生！你中了甚麼？」一個嘴巴打將去。眾人和鄰居見這模樣，忍不住的笑。不想胡屠戶雖然大著膽子打了一下，心裏到底還是怕的，那手早顫起來，不敢打到第二下。范進因這一個嘴巴，卻也打暈了，昏倒於地。眾鄰居一齊上前，替他抹胸口，捶背心，舞了半日，漸漸喘息過來，眼睛明亮，不瘋了。眾人扶起，借廟門口一個外科郎中「姚駝子」板凳上坐著。胡屠戶站在一邊，不覺那隻手隱隱的疼將起來；自己看時，把個巴掌仰著，再也灣不過來。自己心裏懊惱道：「果然天上『文曲星』是打不得的，而今菩薩計較起來了。」想一想，更疼的狠了，連忙問郎中討了個膏藥貼著。

范進看了眾人，說道：「我怎麼坐在這裏？」又道：「我這半日，昏昏沉沉，如在夢裏一般。」眾鄰居道：「老爺，恭喜高中了。適纔歡喜的有些引動了痰，方纔吐出幾口痰來，好了。快請回家去打發報錄人。」范進說道：「是了。我也記得是中的第七名。」范進一面自綰了頭髮，一面問郎中借了一盆水洗洗臉。一個鄰居早把那一隻鞋尋了來，替他穿上。見丈人在跟前，恐怕又要來罵。胡屠戶上前道：「賢婿老爺，方纔不是我敢大膽，是你老太太的主意，央我來勸你的。」鄰居內一個人道：「胡老爹方纔這個嘴巴打的親切，少頃范老爺洗臉，還要洗下半盆豬油來！」又一個道：「老爹，你這手明日殺不得豬了。」胡屠戶道：「我那裏還殺豬，有我這賢婿，還怕後半世靠不著也怎的？我每常說，我的這個賢婿，才學又高，品貌又好，就是城裏頭那張府、周府這些老爺，也沒有我女婿這樣一個體面的相貌！你們不知道，得罪你們說，我小老這一雙眼睛，卻是認得人的！想著先年，我小女在家裏長到三十多歲，多少有錢的富戶要和我結親，我自己覺得女兒像有些福氣的，畢竟要嫁與個老爺，今日果然不錯！」說罷，哈哈大笑。眾人都笑起來。

看著范進洗了臉。郎中又拿茶來喫了，一同回家。范舉人先走，屠戶和鄰居跟在後面。屠戶見女婿衣裳後襟滾皺了許多，一路低著頭替他扯了幾十回。到了家門，屠戶高聲叫道：「老爺回府了！」老太太迎著出來，見兒子不瘋，喜從天降。眾人問報錄的，已是家裏把屠戶送來的幾千錢打發他們去了。范進拜了母親，也拜謝丈人。胡屠戶再三不安道：「些須幾個錢，不彀你賞人！」范進又謝了鄰居。正待坐下，早看見一個體面的管家，手裏拿著一個大紅全帖，飛跑了進來：「張老爺來拜新中的范老爺。」說畢，轎子已是到了門口。胡屠戶忙躲進女兒房裏，不敢出來。鄰居各自散了。

范進迎了出去。只見那張鄉紳下了轎進來，頭戴紗帽，身穿葵花色員領，金帶、皂靴。他是舉人出身，做過一任知縣的，別號靜齋。同范進讓了進來，到堂屋內平磕了頭，分賓主坐下。張鄉紳先攀談道：「世先生同在桑梓，一向有失親近。」范進道：「晚生久仰老先生，只是無緣，不曾拜會。」張鄉紳道：「適纔看見題名錄，貴房師高要縣湯公，就是先祖的門生。我和你是親切的世弟兄。」范進道：「晚生徼倖，實是有愧。卻幸得出老先生門下，可為欣喜。」張鄉紳四面將眼睛望了一望，說道：「世先生果是清貧。」隨在跟的家人手裏拿過一封銀子來，說道：「弟卻也無以為敬，謹具賀儀五十兩，世先生權且收著。這華居，其實住不得，將來當事拜往，俱不甚便。弟有空房一所，就在東門大街上，三進三間，雖不軒敞，也還乾淨，就送與世先生；搬到那裏去住，早晚也好請教些。」范進再三推辭。張鄉紳急了，道：「你我年誼世好，就如至親骨肉一般；若要如此，就是見外了。」范進方纔把銀子收下，作揖謝了。又說了一會，打躬作別。

胡屠戶直等他上了轎，纔敢走出堂屋來。范進即將這銀子交與渾家打開著，一封一封雪白的細絲錠子，即便包了兩錠，叫胡屠戶進來，遞與他道：「方纔費老爹的心，拿了五千錢來。這六兩多銀子，老爹拿了去。」屠戶把銀子揝在手裏緊緊的，把拳頭舒過來，道：「這個，你且收著。我原是賀你的，怎好又拿了回去？」范進道：「眼見得我這裏還有這幾兩銀子；若用完了，再來問老爹討來用。」屠戶連忙把拳頭縮了回去，往腰裏揣，口裏說道：「也罷，你而今相與了這個張老爺，何愁沒有銀子用？他家裏的銀子，說起來比皇帝家還多些哩！他家就是我賣肉的主顧，一年就是無事，肉也要用四五千斤，銀子何足為奇！」又轉回頭來望著女兒說道：「我早上拿了錢來，你那該死行瘟的兄弟還不肯！我說：『姑老爺今非昔比，少不得有人把銀子送上門來給他用，只怕姑老爺還不希罕。』今日果不其然！如今拿了銀子家去罵這死砍頭短命的奴才！」說了一會，千恩萬謝，低著頭，笑迷迷的去了。

自此以後，果然有許多人來奉承他：有送田產的；有人送店房的；還有那些破落戶，兩口子來投身為僕，圖蔭庇的。到兩三個月，范進家奴僕、丫鬟都有了，錢、米是不消說了。張鄉紳家又來催著搬家。搬到新房子裏，唱戲、擺酒、請客，一連三日。到第四日上，老太太起來喫過點心，走到第三進房子內，見范進的娘子胡氏，家常戴著銀絲鬢髻；此時是十月中旬，天氣尚暖，穿著天青緞套，官綠的緞裙；督率著家人、媳婦、丫鬟，洗碗盞杯箸。老太太看了，說道：「你們嫂嫂、姑娘們要仔細些，這都是別人家的東西，不要弄壞了。」家人媳婦道：「老太太，那裏是別人的，都是你老人家的。」老太太笑道：「我家怎的有這些東西？」丫鬟和媳婦一齊都說道：「怎麼不是？豈但這個東西是，連我們這些人和這房子都是你老太太家的。」老太太聽了，把細磁碗盞和銀鑲的杯盤逐件看了一遍，哈哈大笑道：「這都是我的了！」大笑一聲，往後便跌倒。忽然痰湧上來，不醒人事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會試舉人，變作秋風之客；多事貢生，長為興訟之人。

不知老太太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　薦亡齋和尚喫官司　打秋風鄉紳遭橫事

話說老太太見這些傢伙什物都是自己的，不覺歡喜，痰迷心竅，昏絕於地。家人、媳婦和丫鬟、娘子都慌了，快請老爺進來。范舉人三步作一步走來看時，連叫母親不應，忙將老太太抬放床上，請了醫生來。醫生說：「老太太這病是中了臟，不可治了。」連請了幾個醫生，都是如此說，范舉人越發慌了。夫妻兩個，守著哭泣，一面製備後事。挨到黃昏時分，老太太淹淹一息，歸天去了。合家忙了一夜。

次日，請將陰陽徐先生來寫了七單，老太太是犯三七，到期該請僧人追薦。大門上掛了白布球，新貼的廳聯都用白紙糊了。合城紳衿都來弔唁。請了同案的魏好古，穿著衣巾，在前廳陪客。胡老爹上不得臺盤，只好在廚房裏，或女兒房裏，幫著量白布、秤肉，亂竄。

到得二七過了，范舉人念舊，拿了幾兩銀子，交與胡屠戶，託他仍舊到集上庵裏請平日相與的和尚做攬頭，請大寺八眾僧人來念經。拜「梁皇懺」，放焰口，追薦老太太生天。屠戶拿著銀子，一直走到集上庵裏滕和尚家。恰好大寺裏僧官慧敏也在那裏坐著。僧官因有田在左近，所以常在這庵裏起坐。滕和尚請屠戶坐下，言及：「前日新中的范老爺得病在小庵裏，那日貧僧不在家，不曾候得；多虧門口賣藥的陳先生燒了些茶水，替我做個主人。」胡屠戶道：「正是，我也多謝他的膏藥。今日不在這裏？」滕和尚道：「今日不曾來。」又問道：「范老爺那病隨即就好了，卻不想又有老太太這一變。胡老爹這幾十天想總是在那裏忙？不見來集上做生意。」胡屠戶道：「可不是麼？自從親家母不幸去世，合城鄉紳，那一個不到他家來？就是我主顧張老爺、周老爺，在那裏司賓，大長日子，坐著無聊，只拉著我說閒話，陪著喫酒喫飯；見了客來，又要打躬作揖，累個不了。我是個閑散慣了的人，不耐煩作這些事！欲待躲著些，難道是怕小婿怪！惹紳衿老爺們看喬了，說道：『要至親做甚麼呢？』」說罷，又如此這般把請僧人做齋的話說了。和尚聽了，屁滾尿流，慌忙燒茶，下麵；就在胡老爹面前轉託僧官去約僧眾，並備香、燭、紙馬、寫法等事。胡屠戶喫過麵去。

僧官接了銀子，纔待進城，走不到一里多路，只聽得後邊一個人叫道：「慧老爺，為甚麼這些時不到莊上來走走？」僧官忙回過頭來看時，是佃戶何美之。何美之道：「你老人家這些時這等財忙！因甚事總不來走走？」僧官道：「不是，我也要來，只因城裏張大房裏想我屋後那一塊田，又不肯出價錢，我幾次回斷了他。若到莊上來，他家那佃戶又走過來嘴嘴舌舌，纏個不清。我在寺裏，他有人來尋我，只回他出門去了。」何美之道：「這也不妨。想不想由他，肯不肯由你。今日無事，且到莊上去坐坐。況且老爺前日煮過的那半隻火腿，吊在竈上，已經走油了；做的酒，也熟了；不如消繳了他罷。今日就在莊上歇了去，怕怎的？」和尚被他說的口裏流涎，那腳由不得自己，跟著他走到莊上。何美之叫渾家煮了一隻母雞，把火腿切了，酒舀出來溫著。和尚走熱了，坐在天井內，把衣服脫了一件，敞著懷，腆著個肚子，走出黑津津一頭一臉的肥油。

須臾，整理停當，何美之捧出盤子，渾家拎著酒，放在桌子上擺下。和尚上坐，渾家下陪，何美之打橫，把酒來斟。喫著，說起三五日內要往范府替老太太做齋。何美之渾家說道：「范家老奶奶，我們自小看見他的，是個和氣不過的老人家。只有他媳婦兒，是莊南頭胡屠戶的女兒，一雙紅鑲邊的眼睛，一窩子黃頭髮。那日在這裏住，鞋也沒有一雙，夏天靸著個蒲窩子，歪腿爛腳的。而今弄兩件「尸皮子」穿起來，聽見說做了夫人，好不體面。你說那裏看人去！」正喫得興頭，聽得外面敲門甚兇，何美之道：「是誰？」和尚道：「美之，你去看一看。」何美之纔開了門，七八個人一齊擁了進來。看見女人、和尚一桌子坐著，齊說道：「好快活！和尚、婦人，大青天白日調情！好僧官老爺！知法犯法！」何美之喝道：「休胡說！這是我田主人！」眾人一頓罵道：「田主人！連你婆子都有主兒了！」不由分說，拿條草繩，把和尚精赤條條，同婦人一繩綑了，將個槓子，穿心抬著；連何美之也帶了。來到南海縣前一個關帝廟前戲臺底下，和尚同婦人拴做一處。候知縣出堂報狀。眾人押著何美之出去，和尚悄悄叫他報與范府。

范舉人因母親佛事，和尚被人拴了，忍耐不得，隨即拿帖子向知縣說了。知縣差班頭將和尚解放，女人著交美之領了家去；一班光棍帶著，明日早堂發落。眾人慌了，求張鄉紳帖子在知縣處說情。知縣准了，早堂帶進，罵了幾句，扯一個淡，趕了出去。和尚同眾人倒在衙門口用了幾十兩銀子。僧官先去范府謝了，次日方帶領僧眾來鋪結壇場，掛佛像，兩邊十殿閻君。喫了開經麵，打動鐃鈸、叮噹，念了一卷經，擺上早齋來。八眾僧人，連司賓的魏相公，共九位，坐了兩席，纔喫著，長班報：「有客到！」魏相公丟了碗出去迎接進來，便是張、周兩位鄉紳，烏紗帽，淺色員領，粉底皂靴。魏相公陪著一直拱到靈前去了。內中一個和尚向僧官道：「方纔進去的，就是張大房裏靜齋老爺。他和你是田鄰，你也該過去問訊一聲纔是。」僧官道：「也罷了！張家是甚麼有意思的人！想起我前日這一番是非，那裏是甚麼光棍？就是他的佃戶，商議定了，做鬼做神，來弄送我；不過要簸掉我幾兩銀子，好把屋後的那一塊田賣與他！使心用心，反害了自身！落後縣裏老爺要打他莊戶，一般也慌了，腆著臉，拿帖子去說，惹的縣主不喜歡！」又道：「他沒脊骨的事多哩！就像周三房裏，做過巢縣家的大姑娘，是他的外甥女兒。三房裏曾託我說媒，我替他講西鄉裏封大戶家，好不有錢。張家硬主張著許與方纔這窮不了的小魏相公，因他進個學，又說他會作個甚麼詩詞。前日替這裏作了一個薦亡的疏，我拿了給人看，說是倒別了三個字。像這都是作孽！眼見得二姑娘也要許人家了，又不知撮弄與個甚麼人！」說著，聽見靴底響，眾和尚擠擠眼，僧官就不言語了。兩位鄉紳出來，同和尚拱一拱手，魏相公送了出去。眾和尚喫完了齋，洗了臉和手，吹打拜懺，行香放燈，施食散花，跑五方，整整鬧了三晝夜，方纔散了。

光陰彈指，七七之期已過，范舉人出門謝了孝。一日，張靜齋來候問，還有話說。范舉人叫請在靈前一個小書房裏坐下，穿著衰絰，出來相見，先謝了喪事裏諸凡相助的話。張靜齋道：「老伯母的大事，我們做子姪的理應效勞。想老伯母這樣大壽歸天，也罷了；只是誤了世先生此番會試。看來想是祖塋安葬了？可曾定有日期？」范舉人道：「今年山向不利，只好來秋舉行。但費用尚在不敷。」張靜齋屈指一算：「銘旌是用周學臺的銜。墓誌託魏朋友將就做一篇，卻是用誰的名？其餘殯儀、桌席、執事、吹打，以及雜用、飯食、破土、謝風水之類，須三百多銀子。」正算著，捧出飯來喫了。張靜齋又道：「三載居廬，自是正理；但世先生為安葬大事，也要到外邊設法使用，似乎不必拘拘。現今高發之後，並不曾到貴老師處一候。高要地方肥美，或可秋風一二。弟意也要去候敝世叔，何不相約同行？一路上舟車之費，弟自當措辦，不須世先生費心。」范舉人道：「極承老先生厚愛，只不知大禮上可行得？」張靜齋道：「禮有經，亦有權，想沒有甚麼行不得處。」范舉人又謝了。

張靜齋約定日期，雇齊夫馬，帶了從人，取路往高要縣進發。於路上商量說：「此來，一者見老師；二來，老太夫人墓

誌，就要借湯公的官銜名字。」不一日，進了高要縣。那日知縣下鄉相驗去了，二位不好進衙門，只得在一個關帝廟裏坐下，那廟正修大殿，有縣裏工房在內監工。工房聽見縣主的相與到了，慌忙迎到裏面客位內坐著，擺上九個茶盤來。工房坐在下席，執壺斟茶。

喫了一回，外面走進一個人來，方巾闊服，粉底皂靴，蜜蜂眼，高鼻梁，落腮鬍子。那人一進了門，就叫把茶盤子撤了；然後與二位敘禮坐下，動問那一位是張老先生，那一位是范老先生。二人各自道了姓名。那人道：「賤姓嚴，舍下就在咫尺。去歲宗師案臨，倖叨歲薦，與我這湯父母是極好的相與。二位老先生想都是年家故舊？」二位各道了年誼師生，嚴貢生不勝欽敬。工房告過失陪，那邊去了。

嚴家家人掇了一個食盒來，又提了一瓶酒，桌上放下，揭開盒蓋，九個盤子，都是雞、鴨、糟魚、火腿之類。嚴貢生請二位老先生上席，斟酒奉過來，說道：「本該請二位老先生降臨寒舍。一來蝸居恐怕褻尊；二來就要進衙門去，恐怕關防有礙。故此備個粗碟，就在此處談談，休嫌輕慢。」二位接了酒道：「尚未奉謁，倒先取擾。」嚴貢生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」立著要候乾一杯。二位恐怕臉紅，不敢多用，喫了半杯放下。嚴貢生道：「湯父母為人廉靜慈祥，真乃一縣之福。」張靜齋道：「是；敝世叔也還有些善政麼？」嚴貢生道：「老先生，人生萬事，都是個緣法，真個勉強不來的。湯父母到任的那日，敝處闔縣紳衿，公搭了一個綵棚，在十里牌迎接。弟站在綵棚門口。須臾，鑼、旗、傘、扇、吹手、夜役，一隊一隊，都過去了。轎子將近，遠遠望見老父母兩朵高眉毛，一個大鼻梁，方面大耳，我心裏就曉得是一位豈弟君子。卻又出奇：幾十人在那裏同接，老父母轎子裏兩隻眼只看著小弟一個人。那時有個朋友，同小弟並站著，他把眼望一望老父母，又把眼望一望小弟，悄悄問我：「先年可曾認得這位父母？」小弟從實說：「不曾認得。」他就癡心，只道父母看的是他，忙搶上幾步，意思要老父母問他甚麼。不想老父母下了轎，同眾人打躬，倒把眼望了別處，纔曉得從前不是看他，把他羞的要不的。次日，小弟到衙門去謁見，老父母方纔下學回來，諸事忙作一團，卻連忙丟了，叫請小弟進去，換了兩遍茶，就像相與過幾十年的一般。」張鄉紳道：「總因你先生為人有品望，所以敝世叔相敬。近來自然時時請教。」嚴貢生道：「後來倒也不常進去。實不相瞞，小弟只是一個為人率真，在鄉里之間，從不曉得占人寸絲半粟的便宜，所以歷來的父母官，都蒙相愛。湯父母容易不大喜會客，卻也凡事心照。就如前月縣考，把二小兒取在第十名，叫了進去，細細問他從的先生是那個，又問他可曾定過親事，著實關切！」范舉人道：「我這老師看文章是法眼；既然賞鑑令郎，一定是英才可賀。」嚴貢生道：「豈敢，豈敢。」又道：「我這高要，是廣東出名縣分。一歲之中，錢糧、耗羨，花、布、牛、驢、漁船、田房稅，不下萬金。」又自拿手在桌上畫著，低聲說道：「像湯父母這個做法，不過八千金；前任潘父母做的時節，實有萬金。他還有些枝葉，還用著我們幾個要緊的人。」說著，恐怕有人聽見，把頭別轉來望著門外。一個蓬頭赤足的小使走了進來，望著他道：「老爺，家裏請你回去。」嚴貢生道：「回去做甚麼？」小廝道：「早上關的那口豬，那人來討了。在家裏吵哩。」嚴貢生道：「他要豬，拿錢來！」小廝道：「他說豬是他的。」嚴貢生道：「我知道了。你先去罷。我就來。」那小廝又不肯去。張、范二位道：「既然府上有事，老先生竟請回罷。」嚴貢生道：「二位老先生有所不知，這口豬原是舍下的……」纔說得一句，聽見鑼響，一齊立起身來說道：「回衙了。」

二位整一整衣帽。叫管家拿著帖子。向貢生謝了擾。一直來到宅門口，投進帖子去。知縣湯奉接了帖子，一個寫「世姪張師陸」，一個寫「門生范進」，自心裏沉吟道：「張世兄屢次來打秋風，甚是可厭；但這回同我新中的門生來見，不好回他。」吩咐快請。兩人進來，先是靜齋見過，范進上來敘師生之禮。湯知縣再三謙讓，奉坐喫茶，同靜齋敘了些闊別的話；又把范進的文章稱贊了一番，問道：「因何不去會試？」范進方纔說道：「先母見背，遵制丁憂。」湯知縣大驚，忙叫換去了吉服，拱進後堂，擺上酒來。席上燕窩、雞、鴨，此外就是廣東出的柔魚、苦瓜，也做兩碗。知縣安了席坐下，用的都是銀鑲杯箸。范進退前縮後的不舉杯箸，知縣不解其故。靜齋笑道：「世先生因尊制，想是不用這個杯箸。」知縣忙叫換去，換了一個磁杯，一雙象箸來。范進又不肯舉。靜齋道：「這個箸也不用。」隨即換了一雙白顏色竹子的來，方纔罷了。知縣疑惑他居喪如此盡禮，倘或不用葷酒，卻是不曾備辦。落後看見他在燕窩碗裏揀了一個大蝦元子送在嘴裏，方纔放心，因說道：「卻是得罪的緊。我這敝教，酒席沒有甚麼喫得，只這幾樣小菜，權且用個便飯。敝教只是個牛羊肉，又恐貴教老爺們不用，所以不敢上席。現今奉旨禁宰耕牛，上司行來牌票甚緊，衙門裏都也莫得喫。」掌上燭來，將牌拿出來看著。一個貼身的小廝在知縣耳跟前悄悄說了幾句話，知縣起身向二位道：「外邊有個書辦回話，弟去一去就來。」

去了一時，只聽得吩咐道：「且放在那裏。」回來又入席坐下，說了失陪；向張靜齋道：「張世兄，你是做過官的，這件事正該商之於你。就是斷牛肉的話。方纔有幾個教親，共備了五十斤牛肉，請出一位老師夫來求我，說是要斷盡了，他們就沒有飯喫，求我略鬆寬些，叫做『瞞上不瞞下』，送五十斤牛肉在這裏與我。卻是受得受不得？」張靜齋道：「老世叔，這話斷斷使不得的了。你我做官的人，只知有皇上，那知有教親？想起洪武年間，劉老先生……」湯知縣道：「那個劉老先生？」靜齋道：「諱基的了。他是洪武三年開科的進士，『天下有道』三句中的第五名。」范進插口道：「想是第三名？」靜齋道：「是第五名。那墨卷是弟讀過的。後來入了翰林。洪武私行到他家，就如『雪夜訪普』的一般。恰好江南張王送了他一罐小菜，當面打開看，都是些瓜子金。洪武聖上惱了，說道：『他以為天下事都靠著你們書生！』到第二日，把劉老先生貶為青田縣知縣，又用毒藥擺死了。這個如何了得！」知縣見他說的口若懸河，又是本朝確切典故，不由得不信；問道：「這事如何處置？」張靜齋道：「依小姪愚見，世叔就在這事上出個大名。今晚叫他伺候，明日早堂，將這老師夫拿進來，打他幾十個板子，取一面大枷枷了，把牛肉堆在枷上，出一張告示在傍，申明他大膽之處。上司訪知，見世叔一絲不苟，陞遷就在指日。」知縣點頭道：「十分有理。」當下席終，留二位在書房住了。

次日早堂，頭一起帶進來是一個偷雞的積賊。知縣怒道：「你這奴才，在我手裏犯過幾次，總不改業！打也不怕，今日如何是好！」因取過硃筆來，在他臉上寫了「偷雞賊」三個字，取一面枷枷了，把他偷的雞，頭向後，尾向前，捆在他頭上，枷了出去。纔出得縣門，那雞屁股裏唰喇的一聲，痾出一拋稀屎來，從額顱上淌到鼻子上，鬍子沾成一片，滴到枷上。兩邊看的人多笑。第二起叫將老師夫上來，大罵一頓「大膽狗奴」，重責三十板，取一面大枷，把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，臉和頸子箍的緊緊的，只剩得兩個眼睛，在縣前示眾。天氣又熱，枷到第二日，牛肉生蛆，第三日，嗚呼死了。

眾回子心裏不伏，一時聚眾數百人，鳴鑼罷市，鬧到縣前來，說道：「我們就是不該送牛肉來，也不該有死罪！這都是南海縣的光棍張師陸的主意！我們鬧進衙門去，揪他出來，一頓打死，派出一個人來償命！」不因這一鬧，有分教：貢生興訟，潛蹤來到省城；鄉紳結親，謁貴竟遊京國。

未知眾回子吵鬧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